
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
訓練總監部譯印

川

島

大

將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

川島大將

定價大洋一角

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譯印

印刷處

南京大全福巷
陸軍印刷所

電話二一三一二號

發行處

南京國府大馬路
軍用圖書社
電話二二六二九號

目次

一、所謂永田之事件爲何·····	一
二、林陸相辭職之顛末·····	一一
三、川島就任陸相之經過·····	一七
四、所謂新陸相川島大將實爲如何之人物·····	二一
五、德高望重之新陸相·····	二八
六、川島新陸相之抱負與覺悟·····	三四
七、軍部將如何·····	三九

新陸相川島大將

大野愼著

一、所謂永田事件爲何

昭和新日本建設之途上，我軍部之一舉一動，概爲國民注目之的，而擔任此非常時之中心勢力，應以忠良的帝國軍人之堅實的意思爲意思，此殆爲現今之事實。

近代國防計畫，不能將國民之思想與國民之經濟生活，分爲兩事而成立之，因之卽在軍政上，軍部對於國家之產業政策與財政經濟，不能不有重大之關心而刻刻在念者也，但我政治上之裏面，隱然由佩有星章者操持其間，此雖到處謠傳如是，是否真確，不得而知

，惟軍人之干涉政治，已在議會成爲問題，尤其是一時之政黨者流，竟在議會之中，有不敢發言之氣象。

試觀國際關係，我日本之對外的非常時，尙未解除，是以言及國防，在我國自屬極大之國策，爲遂行此國防國策，當然由軍部強制執行，是以對於國民總動員國民國防等等，正由軍部喚起國民大眾之自覺時，所謂政治的自不能謂爲無爲，蓋國防計畫之與政治，實屬有機的關係者也，是以爲遂行此等國策而支持之接觸之，並對於等閑視之者，促其反省，此又屬於當然之事，故政界者流，二人相晤時，莫不言及軍部，以致到處均有軍部如何如何之談話，在政界之情報，關於議論軍部之事情，自各有其見地，一面既嫌軍部之干

涉政治，思欲有以糾彈之，但在事實上，又不能不承認，此所以不免有多少之矛盾議論也。

不特此也，即陸軍部內，亦久矣夫有派閥的對立，是以形形色色，在表面上已有多種，而此謠言之伏於內者，又時時有怪文書之發現，或種種流言之宣傳。

林銑十郎大將，承乏於非常時日本所視為英雄的荒木大將之後，佩帶陸軍大臣之印綬，專努力於部內之統制，因之輿論即呼林大將爲「統制派」，思欲打破派閥系黨，復我原來真正建軍之本旨，然既已稱之爲統制派，則如世上所傳之宇垣派，國體原理派，清軍派，及其他種種之派別稱謂，不遑枚舉，此實於國軍之前途不無遺憾者

也。

今乃不意於八月十二日白晝，軍務局長永田鐵山中將，竟於陸軍部之局長室內，由相澤步兵中校以軍刀刺之，俾致橫死，對於將來在陸軍事業上極有希望的永田中將之死，自屬可惜之至，但加害者之相澤中校，由其年輩地位論之，未必僅由於不關重要之私怨而演成殺傷事件，蓋無論何人，均可想像而知者也，此事件之完全真相，尚未公佈，屬在豫審，是以永田局長之犧牲，果由部內之潮流而卷入旋渦，以致暴發耶，抑不然耶，此事既經法律解決，在我等爲軍部之名譽計，自不能不懷抱絕對之遠慮，總之此事件係屬向未曾有，自不能不謂之爲相當的大事件。

林陸相就任以來，日言統制，對於部內之統制，晝夜繁勞，並由「統制」一轉而向「肅軍」之途前進，是已由消極的態度，一躍轉而爲積極矣，雖然，林大將固於滿洲事變之當初，曾獨斷的出動朝鮮軍，使之越境而未完全澈底者，是以用抽象的訓示，雖未必來效果之反響，而欲選無上之手段，實屬無法，此所以有師長與軍司令官之召集，關於軍紀之振肅，乃爲嚴肅之訓示。

在軍部之內，惹起前所未聞之不詳事件，在對於肅軍統制心膽交碎之林陸相，又屬在負有監督責任之上長官，立於師長之前的大將胸中，其萬感之交集，自不待言，而目光炯炯之陸相，當必虎髯上下嚙動，大聲命令「復我建軍之本旨」，當更各個接談，親切的以述

其胸中之意旨。

此次師長會議，頗著效果，已於報上見之矣，然著者等由中央部之某將官，已耳聞反對之說，此固因人之見地不同及立場而異，褒貶自不能免，但由此一度之訓示，謂能立舉「肅軍統制之實」，此則無論有如何之效果而不能不稍稍懷疑耳。

林陸相就任以來，不僅日在努力於肅軍統制之進行，且於「軍部之內，惹起前所未聞之不祥事件，」而欲一朝消滅之，似不可能。因之從來謠傳所謂部內之派閥的對立者，即對於岡田內閣天皇機關說問題之處置，林陸相之態度，似不免偏於優柔之一派，由是所謂硬軟之議論於以暗鬪，而林陸相誠恐影響於政局，乃自立於軍部

與政府之間，盡力維繫，曷勝憂慮，在軍部氣盛之某某等，曾言「須一掃天皇機關說而振刷國民思想，此實國家的重大問題，爲期其澈底起見，卽影響於政局，可置不問，而內閣之動搖，亦無需顧慮也，」此不僅少壯之士官等爲然，今春之軍事參議官會議，亦曾緊急決議，蓋全屬林陸相所未曾豫期者也。

其他如教育總監之更換問題，更足使部內之動搖，復加一層之激化。

大凡更換教育總監，並非絲毫不可思議之事件，且並付與陸軍大臣以更換之權者也，陸軍部官制之開首第一條，已明示陸軍大臣有任免黜陟之權限，此所以林陸相以所信而斷行斬去其障礙物者也，

即彼於八月間將行定期異動之詮衡，爲顯示部內統制，而對於異動之評定，發生意見之爭執，由所信而斷行斬去邪魔物之結果，乃於七月十六日發表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大將，轉補軍事參議官之閑職，其後任即以軍事參議官渡邊錠太郎大將代之。

此事並無絲毫不可思議之處，亦無些須不合法之處置，蓋遵當然之權限而斷行之者也，由一方面言之，此種勇氣實足多，而其果敢亦可沾者也。

原來在事務上並無何等問題，此次更換教育總監，由部內之紛議反證之，頗可注目，即對於軍部今後之動向，亦足使社會之視聽因之集中。

無論如何，總爲陸軍三長官中之一，對於站在陸軍教育指導的最高位之長官而任免黜陟之，雖爲依據付與陸軍大臣所有之權限，究與下級將率之任免，大異其趣，此爲吾人常識之所知者也，而眞崎大將。自滿洲事變以來，追隨荒木大將一同活躍，實屬非常時之日本所視爲英雄之一人，荒木大將因病略退一步，眞崎大將依然任職於軍之中央部，立於繼續指導之地位，不但此也，且曾任陸軍士官學校本科長同校幹事兼教授部長，以及本校長，在職四年之久，頗得人望，當時學生等尊之不啻神聖，目下學生中大概俱屬上尉及少佐階級，所謂青年將校之中堅是也，與荒木將軍同是精神家流，故內外爲眞崎之信徒者不少，今忽突如其來，免去眞崎大將教育總監

之職，部內之衝動，自不能免，實亦近時希有之更動事項。

永田事件，無論與此事之經緯，有無關係，無從知悉。

雖然，林大將亦因此事件而辭職矣，離眞崎去職之時，僅五十日耳，由昔身披弓矢武士之習慣言之，當知災難之猶及於吾身也，昭和十年九月四日肅軍統制之希望，暫時停頓，自去年一月二十三日以來之陸相，已去其交椅，而眞崎大將亦轉補爲軍事參議官矣，此亦有運命之說乎。

然而林大將之進退，亦光明磊落者也。

知進知退，對於部內發生未曾有之不詳事件，不立即引咎辭職，先將肅軍之善後工作樹立，交付於仍能遵守原政策之後任川島大將

，而後掛冠以去，抱影響於政局之杞憂而不飛不鳴之岡田首相，心胸於以稍安，至不勞而獲者，則川島大將是也。

一、林陸相辭職之顛末

林陸相痛感永田事件之責任，最初即就自己之進退，在考慮中，不久即將辭職，無論何人，俱已想像及之，但其時機則無從捉摸者也。

著者在八月間，避暑於水戶，從事著述，當此離開都市遊山眺景之際，忽發生如此事件，本屬無從知悉，及至閱報乃始知之，月末歸京，曾由書店諮詢「次之陸相爲誰」於是立即奔走四方，蒐集情報，尙未能判定林陸相之辭職期間，若果最近已經辭職，則本稿將無

價值之可言，而陸相乃於九月三日恭往葉山預備召見，因知期限已屬迫切，但仍不能發見明確之表示。

是日午後陸相曾於官邸召集記者團，發表其談話如左。

各報紙揣摩臆測，敘述本人之進退問題，形形色色，不一而足，但就今茲之事件，實感有重大之責任，而關於進退問題，無論對於何人，未曾表示意思，最近亦未與二長官協議及此，今日閣議之前，晤見岡田首相，而在閣議之中途，即承其諒解，先行退出，至恭往葉山預備召見者，乃關於來年度兵備改善案之大綱，會同參謀總長，一同奏上，且因與軍政有關聯之事項，而參謀總長更不願單獨題奏之故也，歸京後晤見杉山參謀次長，僅將由參謀

總長所奏陳之事項，一一與之說明而已。又對於四日回京之渡邊教育總監，亦未與之豫定會晤之期，要之關於本人之進退問題，目下正在考慮中，則係事實，至決定在如何之時期，無論對於何人，均未言及，且看師長會議關於肅軍之工作，是否有一段落，再行斷定，今日所可言者，僅如上述云云。

親聞以上之談話，無論天下之如何大新聞社，對於其翌日辭職一節，斷未有能判定者，乃觀於四日東京朝日新聞之朝刊，排列「陸相辭職之時機，即將銓衡繼任之人物，」已用五號大字揭示之矣。

披閱以上記事，對於後任之推薦，如果銓衡稍誤，豈非將林陸相一年有半之特別努力，付諸東流而破壞統制強化耶，後任者自非以

得林陸相同意，而有相當實行力者不可，因之物色之範圍亦小，而最後當如是「關於後任者之推薦，有在事前與三長官會商之必要，俟至協議妥當，亦非有相當之時日不可，況就辭職而言，尙未轉陳于參謀總長宮殿下之前，又未與渡邊教育總監協議有素，則辭職問題，自不能於急切間有所進展，觀於上述之情形，則陸相辭職之問題，結局自不能免，固爲確定的，但其時期仍不克判明者也，」斷定之矣。

鑒於右述二日午後之聲明，自然有如是之觀測案，可以成立。然而林陸相之「表明心跡，」可謂與政治家之「明鏡止水」諸說相同，當時業已決定辭職，即最先向參謀總長宮殿下申述本人之進退，